

永嘉縣志

光緒八年修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七

藝文志四

子部

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技之略隋志合而敘之謂之  
子部凡十四種唐宋二史分十七類明史為類十二今  
為類十曰儒家曰兵家曰法家曰醫家曰術數曰藝術  
錄曰雜家曰類書曰釋家曰道家而雜家又自分子

云

編一卷

宋史藝文志無編字今從四庫全書總目乾隆壬申童基刊本

上開祖撰

明蘇伯衡序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固莫

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子部

一

於乾涸之際尚論其所由來實出皇祐賢良王公景  
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  
不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而數百年之下言濬斯  
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大過人者矣自是會永嘉學  
夫輒從問公遺書皆以為高文大册散落無存聞  
二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嘆惋久之茲過永嘉辱  
公九世孫淵始得見其家藏儒志編若干首劉屯田  
此嶽二墓文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  
以求用亦足以得其緒餘矣於戲慶厯之前固有斯  
乎鄉達尊豈欺我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  
則其道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六經羣聖人之  
至濂溪橫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  
代文詞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  
子作而後不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二而遽卒庸非大  
乎雖然楊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  
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文而後則斯文而後及矣  
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之不相及矣必  
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淵圖重  
刻以嘉惠來學不亦宜乎抑豈不以學術之在一家一  
邦不若公之天下也歟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既幸得



見少儻素願又重淵克承家學無愧為人後忘其寡陋  
識於篇末而翹翹望焉洪武庚戌春新安汪循序士  
有起於鄒魯不傳之後濂洛未倡之先卓有所知而能  
自立於世者其豪傑之士矣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  
託於人者不能不墜是故因人而覺者易先民而知者  
難韓退之著原道而謂軻死不得其傳程子謂其非卓  
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而以豪傑之士稱之然退之  
不過因文以致道力求所未至而有所得焉者也矧能  
六見天人性命之理入道勝復之功措之言語文字之  
平正精實先得周子易通之近似如永嘉先哲王氏  
山者不謂之豪傑之士可乎景山舉進士以所如者  
合退與其徒講明理學所著僅存者此編尤復闕畧  
次司教清源諸葛文敏參諸王氏譜牒中手自校正  
一示予予謂自孟軻氏之說不傳儒者之言大勢凡  
在戰國之時秦漢之間若孫吳蘇張范蔡荀列之  
李陸賈劉班下至嚴安徐樂之輩不求知道養德  
其內惟務騁辭術以競乎外君子羞之然猶皆  
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也再變而至宋玉相如王  
揚雄之流則一以浮華為尚沿及隋唐愈衰愈下徒  
空言而無實矣三變而唐韓愈氏宋歐陽氏先後相

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二

號於一世儒者宗之其言不為無見但未免以文章  
道裂為兩物卒不能復乎古也五星聚奎文運天作  
溪者出建圖著書闢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  
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上接洙泗下啟伊洛者孟氏之  
後一人而已景山前此而超然心領神會於千載之上  
近代儒宗之所習者為師和盤捫燭之為如斯人者豈  
言皆治國修身之要見匪和盤捫燭之為如斯人者豈  
易得哉其言曰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  
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非有是見而能  
為是言哉所恨在門無高弟不能使其說行於當時復  
壓於程朱之書遂不顯於後世而後嗣之賢者又不知  
珍守其說於家卒致外訛晦蝕幾失其真撫卷之餘豈  
勝感嘆循顧何人而足為輕重哉竊祿是邦表章之職  
故不暇不竭此心發序諸首錄梓以傳而不自知其為  
固陋也弘治乙未 國朝金洪銓序宋王氏景山先生  
永嘉人也登進士不棄仕進隱居東山之麓聚徒講學  
卓然為國邦道學開山祖其著作僅存儒志編一書私  
心嚮往今始得而讀之也先生旁搜遠紹以斯道為己  
任其致意也始得而讀之也先生旁搜遠紹以斯道為己  
心得致意也始得而讀之也先生旁搜遠紹以斯道為己

事也先生當洙泗既遙伊洛未起墜緒茫茫江河日下夫豈樂自尊其說而為是編耶抑有不得已於言者耶蓋自道學失傳而人心之害至於鉅蔽而莫之救也或以衣食亂其心或以利害擾其念擾擾於內寤寐不能休至嚮明物接我心復為擾擾者引之而去無所主持虛靈之體日就汨沒不至失其本心不止而借借者猶據是為性之所近嗚呼性分中惡有如之擾擾者為哉亦見其惑矣是學術之憂即世道之憂也先生有云有人焉中夜息於幽室之中我心之清明者還矣孝弟忠信生於此時較之孟子雞鳴平旦之說實相為表裏又云君子處則其心安出則其道尊無他不欺而已矣儒者莫要於不欺其心安不自欺其心必不忍欺其君父欺其百姓一誠所積物相感而化之然則是編之闡明道學關乎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先生資警而養粹德充而道光使天假之年何難參伊洛諸君子之座論者似不能無憾然學者守其一二語可終身行之不盡先生不朽之業不具在是乎哉是編也竟諸藏書之家無有存者部庫黃生之升偶得之農家服膺弗失郡司訓童君基為捐清俸重鐫以壽諸世其篤於嗜古有足尚者用是不辭固陋而為之跋乾隆十七年壬申四月

張振夔題後余讀儒志編既卒業始省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信乎其有命也當宋慶厯間伊洛未作吾甌有景山王先生生於僻壤而能心領神會於聖賢之學奮然以復性為宗雖所著僅遺一編其中昌明宗旨似不及伊洛之奧衍然其論學無過高之言論政無過迂之談論人無過刻之求固醇乎其醇者也惜乎短命與復聖同因喟然而思孟子之言以為智之於賢者或充實而本光輝聖之於天道或一間而未達兩者皆有自然之功候不可以智力究竟而此身忽焉以逝豈非命哉昔陳待制撰學業傳謂是編最末章則有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其自負如是今童司訓鐫本其末章乃莊周之為道而此缺焉不載是首尾未完備也又按金太守跋亦云是編竟諸藏書家無有存者黃茂才之升偶得之農家知其晦蝕於覆瓿之間久矣夫以先生之夙慧具兼人之進取自弱冠發明經蘊已歸於實踐自省使天假之年積其仰高鑽堅之力裕以瞬存息養之功雖周程張朱奚讓焉乃卒年三十二所著之書又闕畧失次自前明蘇伯衡諸葛文敏等先後訪諸王氏家藏參以譜牒猶脫畧若

是暨今七百有餘歲欲尋墜緒之茫茫難已雖然學者  
但因今之所存求其昔之所為教果得其一二言以自  
課將終身行之尚有未盡亦何庸過求備也予竊怪夫  
世之干求仕進者其形質之堅強過先生遠甚幸而富  
貴遂其欲且享高年至耄耋君子固以為有命然一旦  
溘然以歿易世之後鄉人無復舉其姓氏而先生以弱  
脆之質方壯遂殞歷今七百餘載猶儼然在人耳目閒  
者豈非富貴壽考極其耳目口鼻四肢之奉不過百年  
銷滅無存若復性立誠一時縱限於修短之命而性理  
之所潛孚默感者愈遠而彌芳如先生者宜乎君子不  
謂之命也顧予猶殷然歎之者徒以吾甌有先生其  
人當道學晦塞之時獨能倡為此編為周程張朱嚆矢  
而今甌之儒者罕能聞知而興起焉此則予所為低徊  
慨歎而不能自己者矣 四庫全書總目開祖字景山  
皇祐五年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佐處州麗水縣既而  
退居郡城東山設塾授徒年僅三十二而卒其著作亦  
多遺沒是編乃為講學之語舊無刊本據其原序乃明  
汪循知永嘉時始為蒐訪遺佚編輯成帙因當時有儒  
志先生之稱故題曰儒志編然考宋史藝文志儒家類  
中有王開祖儒志一卷則非循之所輯或原本殘闕循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四 民國二十四年補刻

為釐訂而刻之歟其書久湮復出真偽雖不可考然當  
時濂洛之說猶未大盛講學者各尊所聞孫復號為名  
儒而尊重楊雄為模範司馬光三朝耆宿亦疑孟子而  
重揚雄開祖獨不涉歧趨相與講明孔孟之道雖其說  
輒轉流傳未必無所附益而風微人往越數百年官是  
士者猶為撥拾其殘帙要必有所受之固異乎王通中  
說出於子孫之誇飾者矣循字進之所著有  
仁峯集今未見傳本惟此書尚行於世云

伊川先生語錄一卷

程遺書本

宋劉安節編 陳淵跋予官吉之永豐簿沿檄至臨川見  
劉元承之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

生語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歎  
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

程門問答錄

世善堂藏書目錄

宋鮑若雨編 朱子伊洛淵源錄鮑商霖名若雨有答問  
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

温州經籍志 此書明時尚存今則不復有傳本矣然伊  
川文集載有答鮑若雨書并答問六條而鮑氏所錄伊

川語一卷朱子亦收入二程遺書問答錄雖不可見想  
所載者亦不過如是耳此鄭漁仲所謂書名亡而實不  
亡者也

訓蒙規鑑十二卷萬麻府志乾隆府志鑑作戒

宋仰忻撰

草堂語錄千頃堂書目補遼金元藝文志竝以為元人誤

宋張輝撰萬麻府志輝嘗撫古人行事斷以己意曰草

堂語錄人稱草堂先生

樞言五十篇水心文集

宋蔣行簡撰

白羊問答水心文集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五

不知撰人名氏記蔣行簡與郭雍問答之語也

內治詳覽良齋浪語集

宋劉愈撰薛季宣劉進之行狀今皇帝即昨詔書求直

如內治所不可緩著書曰內治詳覽以進陳自治之策  
在清其源凡十數條皆切治道奏下三省看詳不報後

朝廷施行數事  
大略與君論合

荀揚問答千頃堂書目作葉適荀揚問答外編宋史藝文志補又作外藁並誤今從萬麻府志

宋葉適撰溫州經籍志案水心荀揚問答宋藝文志

藁六卷其書今存檢其篇第無所謂荀揚問答者疑諸  
目或因它書敘水心撰述以問答外藁牽連並列遂誤

合為一書惟萬麻府志藝文門以荀揚問答著錄蓋得  
其實今從之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二論二子甚詳雖無

問答之語然其  
大旨可見也

弘治刊本溫州府學新刊本

宋陳埴撰自序志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  
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則不可以無  
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  
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叩之而大鳴或  
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  
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  
棄者乎余非待問者顧諸友方持班氏之斧以運成風  
之巧乃欲以空中之物隨醉焉其不哆然肆黷然啞者  
幾希矣或曰空故能聲虛故能應壞木之竅穴而萬籟  
出焉物固有然者矣余有感於斯言也取二物因命之  
曰木鐘焉子幸有以問余余方以問子未之見也以予  
序今天下之文集繁矣而木鐘集則予未之見也以予  
之未見而又欲刻之無乃益其繁耶顧予少時繙閱五  
經及孔孟性理諸書凡諸儒之有發明經旨者必具列  
其姓氏而潛室陳氏與焉予既已知有其人而亦與聞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六

其言矣但未知其言之具載於木鐘集比者假守溫郡  
躬祀諸儒乃知先生實郡人而其所遺木鐘集猶有存  
者郡有斯人而有斯集表而出之郡守事也郡守責也  
知斯集之不傳久矣後之學者如予之未見亦多矣刻  
之於梓使皆得而見之者予心也體予心而刻之者瑞  
安令高君賓也若賓者可謂知先生之題詞具在茲可畧  
也至如斯集之命名則自有先生之題詞具在茲可畧  
弘治十四年辛酉春三月 江陰高賓序太守鄧侯守  
溫始逾年道洽政成百廢具興以溫多先哲若潛室陳  
先生輩皆親炙程朱之門而上承孔孟之緒者乃歷考  
其人作書院以崇祀之其有遺書逸藁足以發明斯道  
者必梓行以嘉惠後學若木鐘集者其一也先生所著  
不止是集於今可見者纔此編耳其言雖已散見羣經  
而板之失傳已久人幾不知有是書矣侯既訪而得之  
乃以命賓俾重鋟梓以廣其傳焉夫書以載道道不可  
廢則書不可不傳然固有不載乎道者矣不載乎道  
而不之傳可也載乎道矣而不得其傳君子其能已哉  
矧茲集之為書根據六經羽翼傳註剖析微奧精入秋  
毫於古聖賢所以立言重訓之旨發之始盡蓋真可謂  
載道之器而天下之所不容無者然由宋而來三百年

於此卒無有能衍其傳以溥之於世豈亦有待於今日乎賓也承乏是邦既得以敬拜先生於祠下又因吾侯之教得先生之書而讀之幸亦大矣願惟遺編中多說闕欲丐善本以考正而補完之有求累月卒不可得亦惟付之太息而已夫以先生之鄉流風餘韻在人未泯而此集已無存者而況於四方於異日乎此而不傳則自是而往抑又可知矣然則侯之此舉豈小補哉嗚呼此實之所以踴躍用命不自計其力也時弘治辛酉夏六月國朝陳思燭序聖賢之垂教也博學繼以審問切問先於近思在學記曰知不足能自反知因能自強惟教學本有相長之幾故傳道解惑得於問乎是賴勉齋謂朱子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蓋學者因問以求其間教者因問以致其詳辨而問無不達焉問得而理無不精焉則試讀潛室先生木鐘集而得之矣先生為宋名儒嘗從朱子於武夷所見超卓紹定間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主講席四方就學者數百人所著禹貢辨洪範解王制章句等書皆未及觀而是集為前明東甌守鄧公淮訪求遺稿刊於郡齋藏版已無復存同治癸亥歲余來守是邦考獻徵文輒樂得先正遺書而讀之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七

而所見惟葉氏水心集王氏儒志編梅溪集數種風知是集已奉採入四庫全書而先生桑梓之邦竟無一能追仰曩哲珍守遺編學術之不明趨嚮之失準深用感喟因亟思補鑄是書會瑞安孫琴西觀察主講紫陽書院既從丁松生大令索得舊本郵寄示余且謂是集初錄賴有吉水鄧公今君亦籍隸豫章能為重謀剞劂自明迄今相望遙遙後先輝映亦佳話也余重慙之爰與中山院長孫渠田學士互相商榷即屬永嘉王復齋廣文專司校理篇幅字體悉仍舊版閱四月告成余維古今著述惟足以發明斯道者為可誦可法耳彼博洽者未精審擇專一者未集大成是集本末具舉體用兼賅卷帙無多而內聖外王之學備且復詞少理暢語約事舉綱振條析冰解約破譬諸馬君論事無一言可損益者是非根據經史研窮理道其能於古聖賢立言垂訓之旨剖析微奧如此哉學者得是編而誦討之不啻與先生一堂晤對辨難質疑由是觸類引伸苟參曲證誠如魏鶴山之言曰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疴之聞大寐而醒將鐘不待叩居然聲入心通焉其斯為可誦可法之道非即為可傳不可廢之書耶抑余聞之東甌風號海濱鄒魯宋時理學尤盛



元明以來儒林文苑歷多傳人及茲我澤浸衰師承易失將欲鼓舞而振興之則既以是刻誌景仰前賢之深意卽以是刻示引進後學之規模不又重有望於多士之能講肄服習胥以是書爲圭臬之奉哉同治六年十月錄凡一河庫全書總目是編雖以集爲名而實則所作語書一凡一詩一卷孟子一卷六經總論一卷周易一卷尙雜問一卷史一卷其說大學中庸列禮記之中蓋其時四書章句集註雖成猶私家之書未懸於國學之功令故仍從古本史論惟及漢唐則伊洛之傳不以史學爲重偶然及之非專門也其體例皆先設問而答之故卷首自序謂取禮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義名曰木鐘刊版久佚明弘治十四年温州知府鄧淮始得舊本重刊自第五卷至十一卷皆題曰某卷下疑或各佚其上半卷而核其所列則書始二典詩始比興賦春秋始隱元年近思雜問始埋氣史始漢皆不似尙有前文惟周禮不始天官而始府史禮記不始曲禮而始王制似有所佚然府史之名先見於序官而王制亦禮記第三篇卽從此託始亦無不可宋本旣不可見姑闕所疑焉可矣 宋元學案通直陳潛室先生埴少師水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心後從文公學集其答門弟子之問者名之曰木鐘集其四端說卽文公之答其所問者而轉以之答其弟子之問蓋能墨守師說者也 温州經籍志潛室先生爲朱門高弟木鐘集皆與門人問答語大都闡述師說然其學頗淵博如禮樂厯算及漢唐制度莫不該貫文亦雅馴無語錄家鄙俚之語原目凡十有一據卷九論閏法引左傳正義語云已寫在六經總論中則書中篇目悉潛室所手定也

朱子語錄

羅正通志萬厯府志作輯次朱子語錄

宋葉味道編辛亥以後所聞池錄七八九十一凡五

卷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首

温州經籍志攷辛亥爲紹熙五年時朱子方以知漳

州罷奉祠居建陽宋史本傳謂味道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策無所避旣下第復從熹於

武夷山中卽其時也

尊本錄

萬厯府志

元劉清撰

自省錄 千頃堂書目

明黃淮撰 陳敬宗文簡黃公墓誌銘永樂癸巳車駕再巡狩公留守時漢王潛蓄奪嫡之志忌公獨深日夜窺伺閒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以自遣形於詩者無非引咎責躬之言名曰自省愆集又即人情變態之機寓之於言名曰自省錄

養正蒙求 乾隆縣志 萬曆府志

明梅頤撰頤字昌年號甦菴以明經薦任都昌主簿遷

夔州判 自序 古者八歲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而學之有素長而施之於天下是以涵養德性於幼稚之時而至於修齊治平由家國以及及於天下是以古之君子少天地贊化育之道舉不外乎是矣嗚呼今之人自蒙童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九

至於成人養之弗端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德行是故愈趨而愈下日薄日媮豈三光五嶽之氣不全而人心昧昧若是天理亦從而不能昭昭邪非邪抑耳塗目惑惟利之趨先王之道其不泯滅而無聞者幸矣天之未喪斯文也故濂洛關閩諸先生者出拯人心於壞亂之餘闡人文於將墜之日諳諳切切而所以梯航乎後學者惟恐不及此教之所以立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道粲然復明於世何其幸邪斯道也又不能家喻戶曉又有昧於所學而不知所以為教者唯詞章淺技之是攻篆籀末學之是尚朝講暮習者不過如此而於所謂天理人心之說蔑不知為何事三綱五常之道又視為常談則望其如古之人自小學以進乎修齊治平以底乎參贊位育者吾知其不能也明矣頤賴先人之餘緒少而知學長無以成每於聖賢道德之格言與夫日用彝倫之至理蓋嘗竊與有聞焉積之之久亦粗識夫天理人欲之分公私義利之辨而於濂洛以來諸夫子之遺言竊得以知所趨向而心究焉輒於暇日編次諸夫子及近代大儒箴銘贊訓之作繼之以七君子之贊終焉蓋欲使人誦其名耳然而心慕焉繕寫成卷率以四言為則兼有韻語庶用便於童習意者欲

其自僮幼時口誦斯文長而從先生長者求問其義則能知夫聖賢所以為學之方面而尊德性道問學之事亦未必不從是而有得焉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敢竊取其義而名之曰養

正蒙求云

嘉言善行錄二卷鶴陽謝氏家集

明謝德瑀撰

正蒙述解千頃堂書目太極圖解一卷雍正通志千頃堂書目

西銘解 庸言集並見萬曆府志

明朱謐撰

理氣圖說千頃堂書目

明葉挺撰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十

正教編一卷國史經籍志百川書志千頃堂書目

明王瓚撰百川書志明武宗朝兩京國子祭酒永嘉王瓚讀五經及體行十一箴以示天下諸生案廣說郭續

百川學海並刻此書

土氏族約千頃堂書目

明王澈撰知府洪垣序浙之稱大家者惟浦江鄭氏蓋為一家之訓而國脈民風係焉然民風之正以士風倡之予歎不可復見矣今少參東匡王公推子民範之意廣宗約首諸鄉邦以祀事聯族黨以族黨修理義以禮義閑內治以內治施有政以有政措官刑而禁國憲率皆約乎體要以循吾衷治諸人人而不可倦豈非重土以為民俗倡也夫古者宗法立則風俗淳忠義出而朝廷尊至唐顏氏猶以家訓維大節成社稷之勲今茲約之行也其古宗法之遺與簡而易從曲而可則故不出

家而天下平者用此道也豈獨吾郡乎哉昔宓不齊謂孔子曰自予得五人而單父治張詠之守益州也亦因張達李畋輩之學行而一州之學者知勸今予得王氏而民範有不行者哉予茲試矣

檢身集乾隆府志

明王勳撰乾隆府志勳弱冠卽有志聖賢精思力踐有聲庠序錄先正格言及所自得者曰檢身集

用自鏡考

甌東私錄六卷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遜

明項喬撰自序人情明於觀人而暗於觀己故於人之

己有所作則不知而作者類能指其紕漏而正其非安知人之非我然不知其非而以示人也義理千金不自見之患也予質魯頗知好學所至胸中悟處必劄記之雖夜必興雖不敢謂不可易而遺古語無倫次亦無文錄成四帙不敢自以為是就正於有道者而名之曰私錄云其文錄政錄則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子部

十一

之知舊行之省郡矣不敢言私也昔嘉靖三十一年子春正月哉生明承嘉項喬敘於廣之南雄公署稿嘉靖戊申梓於漳南上杭名曰甌東稿畧凡四友張滄江純嘗校正之辛亥續梓於東粵紫薇垣册總名曰甌東私錄則從化教諭傅陽明新寧教章與香山教諭張天敘各校之而張天敘規正處三洲李都憲翰林修撰同年羅念菴俱已為之序子至南雄以示推官劉僊僊任而優於學者請類得關係聖學者為私錄謂文已達之知舊政已行府匪私矣類為文錄政錄云予是之遂於篇章斷減分而為三似便觀覽惟私錄四書疑無章次序梓則二三子之責也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吉水先序洪先與甌東項君同登第數相見於相國張公門閒論學嘿嘿注視無酬語已而援南部以去故事司視南北有輕重規便者多方取援君故與相國連顧不一藉手比在告道出儀真疫癘大作親交無或者君在分司為之館穀日坐榻上問安否蓋自是始知君每遇縉紳輒問其行事莫不嘖嘖誦述如敦彝之占雲犧閭然如山岳之重林卉鬱然如雷霆之迅伏蟄醜然益自信知君不謬而又因君推之以為利害不能回

者則其人必足以致遠而大受可無疑也然身以憂  
前後臥田里且二十年雖欲面質所學竟不可得自  
西至辛亥凡兩見傾倒不能舍已而遺以私錄十册  
訂可否則見君之生平無問職之勞佚境之順逆  
經義以自輔而於心思所得出處所經與夫見聞  
日有劄記以庶幾古入精思而力踐者既未嘗主  
之言以拒衆善亦未嘗成一家之言以勸衆說達  
爲辭無所飾也據理以爲見無所擇也讀之者雖  
接而亦可以知其爲人洪先至是徒抱過時之非  
知君猶未盡矣雖然自致知窮理之辨出而學  
趨者惡考索之寡要務博者疑存守之拘方門  
讎論益遠君於二者宜有鑒別且以爲有先後  
爲並進邪且以爲皆似是而非邪抑其利害不  
行事之可誦述者得之天而非於學邪抑學不  
不止於是錄耶君嘗以著述爲諷是時亦復  
無酬語數年以來既有少契於經義而因覺  
難故寔無汎應不可一日而釋卷空無多識  
而罔生蓋今而後乃能以身取益於君而又  
陋未能一言爲君益也君二子文煥文蔚年  
足以繼志書來以是錄爲問有厚望焉遂序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士

復或言錄中語激切近於憤世析理間出同  
一則謂之曰此賢者所同衆人弗識也君誠知  
在進進不已安知終無損益時耶嘉靖壬子正  
州經籍志案甌東私錄十卷本合獲文及論學  
移公牘爲一編嘉靖辛亥刻於廣東明年又刻  
則推官劉儂別爲編次以論學文字爲私錄  
交錄政錄今十卷明刻本瑞安項氏有之後刻  
予家別集而文錄政錄則並未見今兩存其目  
本隸姚江又與聶豹羅洪先歐陽德諸人往還講  
尚姚江又與聶豹羅洪先歐陽德諸人往還講  
錄持論大指多與陽明符合其謂朱子著述極多而  
物求放心尊德性頭腦去處却覺差異亦不滿於宋  
然其論學劄記兼重問學與姚江末流入於狂禪者  
異若謂陳白沙能蓋矯枉而不覺其言之過王龍溪  
而遺鄙良能蓋矯枉而不覺其言之過王龍溪  
玄會言以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決  
明之言並礙鍼不遺餘力蓋學有心得非依草附木  
聲附和者也至其論周禮主俞廷椿等冬官不亡之  
論大學古本謂未見其是攷證不無稍偏然講學與治  
經詰字宋元以來涂轍久異固未足爲甌東病矣

項氏家訓錄本  
東私

明項喬撰自序家難而天下易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然必先其難而後可及其易予家君既立祠堂脩族譜仍作訓詔族人者以此然訓雖四十七條要皆推廣聖諭六句之意其有不共國有常刑吾族人不念家訓獨不念國法乎念哉母使我諉之於難也哉雖然家不有本乎身脩而後家齊反身之吉言不物而行有恆者豈異人任之嗚呼人生不滿百年豈敢虛度天理萬古一日何代無人予子文煥請壽諸梓人給一編以便傳習庶幾勿替引之作訓序

普門張氏族約甌東私錄本  
樗

明張純撰温州經籍志張滄江所著族約舊府縣志並未著錄惟周懋寵樗菴日鈔錄其文二十七條分三目曰辨賢約則定擇族長族之年長者為之終獻通知古今行誼可則者為之族正能執禮法不任以意者為之及立宗子諸事曰月旦約則議立祠祀始以下及以族之賢者配食之禮曰立春約則春祭之禮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三

節也項氏家訓後附錄二十六條則皆訓俗法語為菴日鈔所未載約中所定禮制大旨宗朱子家禮而必以大明集禮及永嘉鄉俗斟酌參定條理嚴整私錄所載尤多精語甌東識其後亦謂其援引故事切當人云

大學衍義通略三十一卷經義考  
四庫全書總目

明王諍撰四庫全書總目其書取楊廉大學衍義節略畧二十一卷間亦釋字證義取便檢閱無所闡明

按痛編一卷遜學齋

明金昭撰自序余生迂以拙動多詿咎即覺覺輒疾其間嘗取先正書讀之往往有默契余衷者嘆曰嗟乎是誠古方書矣余疾日其有瘳哉因分類銓次痛為檢身之一助謂其中痛款猶良醫按痛而砭也竊此義以命編觀幸毋以豹管見嗤云

省言 半山藏稿

明王應辰撰 王叔果海壇王公墓誌銘公蚤歲肆力詩

學大端歸指曰究而心賞焉所著語錄有省言

太極圖說 雍正通志

明王家春撰

翼正初編九卷 乾隆府志永嘉王氏家藏鈔本

明王欽豫撰 自序略曰愚始解章句日未踰論孟之言

子及稍誦古文詞見有若傅太史狄梁公韓吏部之抗

疏歐陽文忠之論著皆力攻之益躍然而信曰佛之見

闕於吾儒若是乎自是有所寓目多心識之孟子曰能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古

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誠深有所見焉使為吾儒者果能

正色昌言卓然信守其是彼雖黠亦誰能掩之今觀說

無生談上乘者盡吾黨聰明人也間有伸正論以排邪

說則莫不訝而詬之曰此不祥之人也嗟嗟習俗已成

何能驟易雖復傲舌腐唇誰為信之無已莫若求之方

策大抵豪傑之生必領扶輿之正氣各有毅然持正者

或出之胸臆所發摠或見於行事所紀載使後之人從

風簷展對閱見其慷慨唏噓雙眸炯炯豈非方策中誠

有不得掩者哉自傳太史撰高識傳其書不傳近代羅

氏困知記胡氏居業錄於儒佛邪正之分判若觀火愚

也感懷往哲不能自已乃即就箚中所有粗為鈔集屢

勉數月致忘寢食妄希羽翼之功臣不亦過乎王起

元序略曰今天下之言可喜可怖可羨可矜者洋洋乎

散見佛乘中溺而信焉者咸是也又有高明者不能不疑

之疑之誠是矣而一二仁恕君子又每持曉世之言為

彼道護之曰佛善為宏闊高廣之言以誘人以愚觀之

其所洋洋而言者未必佛之所本有未嘗儒之所本無

夫佛言之而宏闊高廣者以儒言之反親切而不欺則

惟盡之以歿慶二端而已矣自專理之氏好以理勝則

恥陳徵應懼或眩焉然降祥降殃何代無之雖有戾人

不能不感於其故也翊正者其有憂患乎予叔父益曰

世方且樂言報應吾亦與之為報應然而應吾之所應

報吾之所報與彼之云者大逕庭矣繇吾之所錄而觀

之則天之所任斯翊正之全力在焉耳嗟嗟哲人有言  
惟君相為能造命非其因之謂歟又曰一節之至可薄  
雲霄而動星象非其果之謂歟故歸本言  
行之指夙備前編茲更以証其不誣耳

靜觀齋心書乾隆府志

國朝陳光前撰

修齊粹言 修齊贅言手稟本

國朝陳星慶撰星慶字蕓圃諸生好談性理之學輯前言

往行以自警曰修齊粹言其所自著曰修齊贅言甌俗

佞佛獨星慶家三世不延緇黃是書益不淪於習者

右儒家

平戎書萬曆府志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五

宋鮑極撰

校定風后握奇經一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世善堂藏書目錄良齋浪語集本

宋薛季宣撰直齋書錄解題自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

續圖三百十五字標題七百字又有馬隆讚述多所

發明并寫陣圖於後馬隆本奇作機自序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續

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九字以象本武經總要陣

法銓次傳著成章而存異文於下已繕寫可讀始走遊

新都魚復觀覽武侯入陣石圖愛其文同先天易圖每

恨陣法未能詳究開成市道繩直間井交貫百工類處

而多得武侯遺意履其市道繩直間井交貫百工類處

技別為行識者曉知乍然入者至於盡日迷不能去方

悟李衛公言古八陣龍虎蛇鳥之為旗法前古服章之

辨為并識之得握奇經讀之而入陣之勢判然矣前聞

袁隱君先生論六花陣法明於八陣握奇然後知其源

本從來六八之陣不同實方圓之數耳觸類而長奇正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六

庸有窮乎握奇經舊傳風后受之玄女用佐黃帝殺蚩尤於涿鹿之野荒唐之說無所攷信漢志兵陰陽家書有風后劉歆班固已言依託觀公孫丞相注釋則非所謂書十三篇圖二卷者先秦典籍類皆口以傳授反復其義未易以晚出浮偽訾也七略兵家四種軍禮司馬法存者尚百五十五篇吳孫子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自神農黃帝伊尹太公范蠡大夫種吳起魏公子廣武君韓信項羽諸家其書具在略皆亡矣今獨孫子十三篇者為兵權謀之祖論形勢者本握奇經權謀在人奇詭焉為用形勢紀綱軍政為天下者尚奇有取焉又隱不章可為懊歎舊文與密尚多錯綜微辭傳寫不倫頗難誦習李筌繪為八陣既為不知而作武經雖存寫本不無詭以傳訛惟武侯八陣石圖最為有徵走得馬隆贊述多所發明遂為詮定其文并繪陣圖於後竊詳古人存諸口訣之意不敢妄疏條章合圖贊以窮經可以自得之矣溫州經籍志良齋所校握奇經今無單行本惟浪語集第三十卷尚載其全帙明人漢魏叢書所刊者係從高似孫子略第一卷鈔出每句下所注異同與良齋校語一一符合攷似孫宋慶元間人嘗獻詩倭韓侂胄為陳振孫所譏其人在良齋後

將鑑論斷十卷

宋史藝文志續文獻通考並作歷代將鑑博議百川書志作將鑑博議論斷今從

四庫全書總目

宋戴溪撰

四庫全書總目舊本題宋戴少望撰考沈光

蓋卽竊良齋本為己校而諱其所自故子略此經序竟不及良齋本也良齋校語精詳高本亦多所刪削世之欲見握奇善本者當於浪語集求之耳

宋戴溪撰四庫全書總目舊本題宋戴少望撰考沈光書當為溪作然溪以清熙五年登第開禧中尚官資善堂說書而此書自序題紹興辛酉為高宗十一年下距其登第之歲三十八年距開禧元年更六十五年溪不應如是之老壽疑別一人其名偶與溪字同也是書採輯古來善用兵者始於孫武終於郭崇韜凡九十三人各以時代為次每入之下皆以一語標目評其得失而反覆論其所以然大抵多為南渡後時事而發如第一條詆孫武之徒能滅楚終於恃強以亡吳蓋隱以比金兵破汴之事第二條稱范蠡能復吳讐為春秋大夫稱一則又隱激諸將恢復之心而耿弇一條竇憲一條尤

三致意焉然大旨主於尚仁義賤權謀尊儒者抑武臣  
至以能讀三略之書者始可以立功則又衣冠而拯焚  
潮與南渡事勢迥乎不合矣此本為宋麻沙版明武定  
侯郭勛嘗重刻之前有正德十年達寶序題曰將鑑博  
議與宋版不同考承樂大典已引為將鑑序題則其來  
久矣宋版不觀瑣言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略李衛公問對  
皆偽書也宋戴少望作將鑑論斷乃極稱三略通於道  
而適於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不足戒貪之  
語張良得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予觀之問對  
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予觀之問對  
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  
因子房之明哲而為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如曰  
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謂廢其威奪其權  
也皆取諸舊史而附會之痕迹宛然  
可見而戴亟稱之無乃未之思與

復仇對續文獻通考

宋戴溪撰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七

右兵家

無冤錄王氏譜

元王與撰與字與之號正菴儒志先生七世孫自序漢  
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無冤蓋獄  
重事也治獄固難斷獄尤難然獄之關於人命者惟檢  
屍為至難毫釐之差生死攸繫苟定驗不明雖善於治  
獄斷獄者亦未如之何也已昔宋惠父念獄情之失由  
定驗之貽誤曾編洗冤錄趙逸齋又訂平冤錄吁冤而  
至於洗至於平是猶鑿龍門以決澎湃固不若長江大  
河滔滔汨汨安流晝夜之無聲也欽惟皇朝慎於庶獄  
敬明乃罰天下無冤民當不專美於漢予濫叨案牘之  
寄歷試檢覆之難因觀洗冤平冤二錄互有損益遂以  
省部見降考試程式為持循之本參考異同公門編類  
凡檢驗格例序於卷首遵而行之庶幾謹之於始民自  
不冤備目曰無冤錄若夫道以德齊以禮必有承流宣  
化仰副聖天子無刑之期者是編亦奚以為至  
大改元歲在戊申長至日自跋於儒志山舍

欽恤集 王氏

元王與撰 趙許岳序天以春生萬物肅之以秋聖人以

必曰天討而四方司正其獄亦以為天牧之故五刑之用

民敬逆天命以奉一人惟克天德自作元命無簡不聽

其嚴天威呂刑一篇無一言不歸之天者民天民也天

裴忱辭其考我民勿以訓呂侯壹是以敬忌為本敬則

武王之命康叔穆王之訓呂侯壹是以敬忌為本敬則

有所不忽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矣彼蒼者天謂之

敬不忌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矣彼蒼者天謂之

何哉然則主刑民之司命也而在擇非人可乎古昔盛

時畫象而民不犯奈之何人心世變之日趨日下也後

世於是作刑書刑統律令口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矣

然法立而奸生令行而詐起禁網密而生意促法如牛

毛而犯法如蝟毛者何哉非良折獄惟佞折獄不困法

以原情乃任情而弄法其害不可勝言矣烏識所謂欽

哉惟恤哀矜勿喜之旨哉予來東嘉寓於泮水之東隣

有王與之者癯然一儒也義方之教絃誦不絕聲遣子

就學焉而未知其明於刑也暇日出示一編名曰欽恤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六

集而序之曰情有萬殊法有萬變獄貴得情刑慎過制

又曰善刑者不移情就法有味其言咸印吾心顧予

一曰生讀書不讀律今老矣濫任簡季之責夜香對丹筆

躊躇欲寡其過咸庶中正而未能也今往何監於刑書

乎胥占察辭於其人非與之不足言也又人存政舉之說

延祐改元歲在甲寅暮春書於郡治

刑名通義 王氏

元王與撰 李仲謀序書曰宥過無大刑過無小與其殺

犯於有司富哉言乎真千萬世明刑者之龜鑑也唐虞

畫象鄭鑄刑書其事雖殊其所以欲民之羞稱申韓若

知為治者之本矣然而刑不能以不用其議法律輒取

具於臨時甚可慨也今之為吏治者必以通制為宗然

於義之所取文之措又或有所不知焉永嘉王君與

之生宋之季世而肄業於儒元興始由儒而入吏深病

世之為吏治者惟務刻深而疎於法理遂取古今法律

之文徵諸經傳而研究其義舉然有得於其心公卿大夫事有疑難輒從君辨解其有補於吏治固自不少復慮不能徧以語人也遂集通例比類作無冤錄以明檢覆之法式作欽恤錄以辨刑殺之情罪既老復作是編名之曰刑名通義以補二集之遺缺其意若曰刑者所以正其罪也議刑之際一有不當則死者不可復生重者不可復減豈不有傷於為治之大體乎吾書之作將以救為吏者之失耳若子產救世之論則何敢竊取其義焉余一日得君所為稿而觀之見其章分句釋援古證今無非發明好生之大德重倫紀而崇禮化忠厚惻怛之心藹然見於言外亦可謂之有補於孔孟之教者始不可以中韓之書例觀也抑君由吏入官致政承直郎樂清縣尹澤及其子而子孫且賢行年八十有三而操守不衰行不扶杖於此已可見其為忠厚之報矣故重為之起敬而序之至正三年癸未書於永嘉郡學

右法家

身簡方一卷

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充

宋王碩撰碩字德膚直齋書錄解題增損方三十首咬咀藥三十品市肆常貨圓子藥十種以為倉卒應用之備其書盛行於世

四時治要方一卷

讀書附志文淵閣書目直齋書錄解題

宋屠鵬撰鵬字時舉其書專為時疾瘧痢吐瀉傷寒之類雜病不與焉戴文端公溪為之跋

脾胃後論

千頃堂書目

明項昕撰戴良序昔者黃帝之論四時以養胃氣為之本伊尹之製十大方以守中氣為之先叔和之詳三部脈以得胃氣為之主蓋脾胃居乎人之中而土配之自餘四臟則分居於上下而為木火金水也木火金水資乎土土病則木火金水皆從而病矣是故天之邪傷乎人之上地之邪傷乎人之下而中焉之受傷

則以水穀寒熱之邪人所自致者焉中而不傷有天地之邪且無自而入之則脾胃者豈不為百病之所始哉脾胃為百病之始世醫不能辨之久矣至金李明之始大明斯理著為脾胃論一書蓋傑然於當時者也然其所言止及內傷之一事其他諸證則未暇以詳及永嘉項君彥昌自早歲習醫得外大父杜曉村之家傳後拜湖善韓先生於越上同父戴先生於金陵而又師事陳白雲為最久遂以所聞於諸君子與平日之自得用之而有微驗者作為脾胃後論若干言凡內外傷之有關於脾胃而為病者莫不條舉而縷述之仍以對病之方與夫臨時加減之法系於後信有以補東垣之未備而衛生家可一覽而見矣彥昌與余交最厚因攜至海上乞一言為敘引竊謂醫之為學自唐令列之執技之流而吾儒罕言之世之習此者不過靳靳焉知守一定之方書以幸其病之偶中不復深探遠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迭起而發明之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遂或徒誦一家成說以為高而又不能博極羣言采擇眾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於於所棄古方附會臆見輾轉以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聖賢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三

惠慈生民之本意哉彥昌家故業儒而其所與遊者又皆世之大儒先生故其為醫自素難諸經而下無言之不習無理之不窮上既明夫陰陽造化之精微下復究乎論治之權變庶幾一掃二者之弊而為醫家之大成矣其為此論以三墳古書為主本以秦漢唐宋諸賢所論為羽翼以古今各方為格法正而不迂奇而不僻博而無餘約而無闕是殆識證之元龜治病之指南也與序而歸之余固不能以苟辭也彥昌名所博學多能雖音律繪畫之事亦皆優入闢奧為世所稱云

醫原

九靈山房集

明項昕撰

醫林析義三十卷

手彙本

國朝李啟河撰啟河相溪人號西坡少習醫學頗有心得年逾古稀著醫林析義三十卷裒然巨編症備七科法

宗四子歲貢朱景燎為之序

養春堂脈法求是 醫門撮要十二卷 手彙

國朝陳體芳撰體芳號我蘭星慶子諸生研究素難諸經以切脈為主而參以方書所採皆名論尤能以醫濟人貧者則餽之藥而性不諧俗有父風云

右醫家

遁甲龍圖四卷 良齋浪語集

宋薛季宣撰 自序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為心腹聖人則之而易象是以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也齊乎巽巽東南也相乎離離南方之卦也致役乎坤坤地也說言乎兌兌秋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勞乎坎坎正北方之卦成言乎艮艮東北之卦也參天兩地錯綜以變八卦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三

盪當暮直日而三才六位歲時氣節具焉遁甲者遁此者也故有直符九星以幹九宮直使八門以周八卦二奇者三才之象也六儀者六位之象也陰陽逆順推湯也天地加臨錯綜也黃帝之局千有八十乾九坤六之用也太公之局七十有二月卦時訓之候也留侯四皓之局一十有八參兩成卦之變也聖人制局流遁以體天地之撰闡陰陽之理見鬼神之情狀而擬諸其形容示人以架範也上士得之可以明造化中士得之可以則陰陽下士得之可以命吉凶蔽者為之任天數而人事棄焉因終與之并廢得意忘象顧若為之任陰陽者流所以得罪於通人之論也帝堯平秩四序有虞齊政玉衡夏南巡祁寒北守豈無天道通乎人事而已漢之成哀桓靈不改高帝之時令莽卓之不順焉同歸於敗故曰非陰陽之罪也至於請師大道寫符避兵則繆矣明乎天地之性者不可罔以非類術家之論自有吉凶反戾非盡知畢議所能通者天人之際姑用其參無及況焉可也周公之制周禮雖如書方貫棹射天殺神祝詛祈禳術之甚膚淺者尚皆有取諸儒廢焉過矣世之言遁甲者多淪於怪其書與術今顧傳於星官卜祝之流兵家時或論焉縉紳先生蓋所不究走豈知天道然

觀其數真聖人之遺術也粹其方論去其誣泰幸甚成書四卷推原所自命曰遁甲龍圖云陰陽精義二十篇文獻通考國史經籍志雍正通志萬縣府志並作二十卷誤

宋朱伯起撰葉適序朱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近道自有聞見及得意於鶴編多以語伯起鄭氏園在城南甚陋景元侍兄晨出料檢花藥過伯起羣在語連日夜指芥原非燎塘鱗而嘗之曰羹芼如是足矣鄭公不登禁從死景元老為選人亦死伯起失二公閉門漢

葬妻大笑蓉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二鄭由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

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裹糗行縛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始陳公君舉欲為伯起序其

審與余特載其師友源流用為書首宋元學案朱生伯起師鄭景望而與景元為友嗜地理學著書一十篇曰陰陽精義陳君舉欲為之序不果水序之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風水辨一卷千頃堂書目 歐東私錄本

明項喬撰溫州經籍志 風水辨一篇見初刻甌東私

北村談風水者謂將不利於冢子冢婦冢婦之家過於驚恐故作此辨後附論風水語錄三條陰陽論一篇其

書力闢堪輿之說援經據古反覆辨證足以鍼砭流俗故同時講學諸儒如唐順之羅洪先歐陽德黃佐等並

深取之據千頃堂書目當時蓋有單刻本今未見傳帙沈德潛歸愚文鈔

地理折中二卷沈德潛歸愚文鈔

國朝楊孚吉撰沈德潛敘葬者藏也人子之葬其親所以

冢人掌公墓之兆域註公墓君墓也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註邦中之墓萬民所葬地也古者墓地同處分

其地使有區域而墓大夫居其中之室以守之非如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之說不聞焉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

而後世陰陽拘忌之說必如後世堪輿家言則七月至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必如後世堪輿家言則七月至

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必如後世堪輿家言則七月至

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必如後世堪輿家言則七月至

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必如後世堪輿家言則七月至

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必如後世堪輿家言則七月至

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必如後世堪輿家言則七月至

踰月中安得遇善地並吉日也且葬孔子者係子貢之  
仇而孔子萬世王祀遠而彌昌古來帝王陵寢蔑以過  
之而子貢之徒未嘗徇陰陽拘忌以葬其師也至晉郭  
璞始有葬經璞既著書必無舍善地以葬其親者而王  
敦之亂禍不旋踵即其效可觀矣後世葬師又竄易其  
書以偽亂真紛紛著述者多如牛毛眩惑是非皆以禍  
福動人而實以營己之利雖有孝子慈孫莫能大破其  
邪說以求遂其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初心吁可歎也  
永嘉楊子孚吉著地理折衷於司馬溫公朱子劉誠意伯諸  
指其竄易之謬又折衷於司馬溫公朱子劉誠意伯諸  
儒論說凡上下二卷其中測水脈度地氣正基兆循禮  
法一歸儒者之言俾為子孫者誠信焉而勿之有悔誠  
習俗之鍼砭也是書出而授之學者傳之都邑欲葬其  
親者守先王之禮而又參考楊子上下諸篇庶無惑於  
榮利以暴露  
其先人者

乾坤至寶手稿本

國朝張道川撰道川字壽巖精堪輿術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三

天文要訣 地理精蘊知府高際盛贈序

國朝鄭廷杰撰廷杰進士汝楫兄

右術數

適情錄二十卷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

明林應龍撰四庫全書總目應龍字翔之嘗充禮部儒

虛中所傳奕譜三百八十四圖第九卷以

下為外篇補遺圖說則應龍所蒐輯也

棊史二卷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

明林應龍撰

奕書則易乾隆府志

明陳謙壽撰



海族譜乾隆府志

明姜準撰

花史十卷遜學齋藏手彙本

明吳彥匡撰彥匡字子範萬厯辛卯舉人知龍南縣花史

小引余夙有林園之興每遇脩竹喬松草天花葉椰油  
然有會於心蚤登賢書時少年不解事芥視一第而才  
謏數奇公車久困勉就一命庶幾為三徑之資復以賦  
性骯髒不慣逢時遂至罷斥垂橐而歸幸先人所遺弊  
廬足蔽風雨稍餘隙地可蒔花竹且甌土宜樹植凡蘭  
菊棠桂之類皆不難致花時哦咏其下以此窮年勉畢  
向平之債雖至屢空而引分自安不甚戚戚也在茗中  
有遺花編一册係海虞蔣養菴所輯頗當余心稍嫌太  
畧因廣而備之得百十餘種定為神品妙品佳品能品  
具品逸品復搜遺事及名人詩歌彙為一編僭名花史  
以花有高下有開謝有盛衰猶之國有治亂事有巨細  
局有成敗人有賢不肖一花自為一類猶之列傳之體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書

也書成分為十卷每欲就梓而力不能姑什襲藏之篋  
中以傲昔人藏名山之意每晴窗雨几命酌小飲輒取  
一册諷覽而哦其篇章如對芳姿晤艷質亦自陶然又  
何必百畝之園崇臺廣榭雕闌畫檻日夕酣燕其中而  
後為百花主人也蓋按五岳之圖者可以臥遊名山讀  
九域之志者不必遍歷禹服余輯花史意亦如此崇禎  
己卯長至日葵衷道人吳彥匡題 四庫全書總目是  
書蓋本常熟蔣養菴花編松江曹介人花品二書推而  
廣之得百有餘種每一花為一類各加神品妙品佳品  
能品具品逸品標目附以前人遺事及咏花詩歌大都  
以意為之所品 第不必皆確也

貓苑永嘉黃氏刊本

國朝黃漢撰

右藝術譜錄

習學記言序目五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總目宋史藝文志作四十五卷

遜學齋藏明秦四麟鈔本祥

符周氏藏明葉道穀鈔本

宋葉適撰門人山陰孫之宏序習學記言序目者龍泉

名習學記言未有論述自金陵歸開研玩羣書更十六

寒暑成序目五十卷子案既以先志編次諗今越帥新

安江公鉸木郡齋又囑之宏揭其大指於書首竊問學

必待習而成因所習而記焉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

夫去聖繇邈百家競起孰不曰道術有在於此獨先生

之書能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何也蓋學失其統久矣

漢唐諸儒皆推宗孟軻氏謂其能嗣孔子至本朝關洛

驟興始稱子思得之曾子孟軻本之子思是為孔門之

要傳近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入秀士鮮

不從風而靡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

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

易象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

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軻

能嗣孔子未為過也捨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

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以呂氏文

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於日用也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三

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輪中育之速於起疾也推迹世道  
之升降品日人材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  
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其切理會心冰消日朗無  
異親造孔室之闕深繼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故曰稽合  
乎孔氏之本統者也至於憂時慮國不捨食息思為康  
濟常迫恨唐初務廣地而北夷狄內侵之禍中世廢府  
兵而縣官受養兵之患本朝承平未遑悛定矧以舊虜  
垂亡邊方數警筆墨將絕遂為後總特祕而未傳嗚呼  
誰能知先生之苦心哉然賈誼分封之策至武帝卒能  
寬同姓之憂烏重嗣欲殺節鎮之權我宋實用以弭五  
代之禍舉天下之勢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而已先生之  
書所望於後人者豈易量哉之宏之序是書固不容無  
所表見於斯也嘉定十六年十月日新安汪綱序余  
曩得林德叟所傳水心習學記言前後兩帙一自書詩  
春秋三經歷代史記訖五代史大抵備史法之醇疵集  
時政之得失所關於世道者甚大一一自易禮語孟五經  
諸子訖呂氏文鑑大抵究物理之顯微著文理之盛衰  
所關於世教者尤切今孫偉夫攜至一本乃用諸經史  
子前後排比次第聚為一書總五十卷發以序文論余  
鉸板郡齋工未竟趙振文來具道水心著述前後與余

所得於德叟者同余嘗反覆細繹其故此分彼合要皆不為無意讀者幸有考焉德叟名居安瑞安人偉夫名之宏餘姚人振文名汝鐸今居樂清皆水心高弟云癸未良月望日明葉道載序余好嗜與水心殊所讀之書意見不欲從風而靡每有所思必推古人立言之旨與其時世之汙隆相會即孟子所云論世也癸卯之冬檢水心中頗為不入頽流者矣然自孟子以下咸有疵責不細推其所以然之故而發明之而務以我為是而古人胥受裁焉此宋人之大病也余非故為好異特欲推崇古人以不負乎好學深思之旨則有獲矣後之學者能以我為然乎因有所感故誌於此直齋書錄解題自六經諸史子以及文鑑皆有論說大抵務為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也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隨其淺深咸有遺論無得免者而獨於近世所傳子華子篤信推崇之以為真與孔子同時可與六經並考而不悟其為偽也且既曰其書甚古而文與今人相近則亦知之矣遠自七略下及隋唐國史諸志李邕鄴諸家書目皆未之有豈不足以驗其非古出於近世好事能文者之所未為而反謂孟荀以來無

道之者蓋望而棄之也不亦惑乎四庫全書總目其書輯錄經史百代各為論述條列成編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卷五卷文鑑四卷所論喜為新奇不屑摭拾陳語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劉克莊為趙虛齋作註莊子序亦稱其講學析理多異先儒今觀其書如謂太極生兩儀等語為文淺義陋謂檀弓膚率於義理而嘗縮於文詞謂孟子子產不知為政仲尼不為已甚語皆未當此類誠不免於駭俗然如論讀詩者專溺舊文不得詩意盡去本序其失愈多言國語非左氏所作以及考子思生卒年月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皆能確有所見足與其雄辨之才相副至於論唐史諸條往往為宋事而發於治亂通變之原言之最悉其識尤未易及特當宋之末世方恪守洛閩之言而適獨不免於同異故振孫等不滿之耳宋元學案宗義案黃潛言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蓋直日水心為文士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夫

子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未為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於本統離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墮於浮論矣溫州經籍志案孫之宏叙謂自金陵歸閒研玩羣書更十六寒暑乃成則此五不惟與洛閩異趨即於薛文憲陳文節平生所素與講習者亦不為苟同此書論辨縱橫說經則於繫辭禮記檀弓孔子閒居中庸大學咸有遺議論史則不滿於史遷班固論文則不滿於韓愈曾鞏其詆苛前人不免太過然其論太極先後天及尚書論語大學無錯簡則在講學家為不聒於眾味者至於諸史自戰國策史記迄唐書諸子自老子荀子迄兵家七書靡不該覽綜貫抉其義蘊其淹博尤非陋儒所敢望未可以陳伯玉所論遽譏其偏駁也

東谷所見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宋史藝文志補左邽百川學海本曹溶學海類編本題

東谷隨筆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三

宋李之彥撰

四庫全書總目書中教導一條稱游湖海五十年教公卿大夫之子孫屢矣教尋常

白屋之類亦多則老塾師也是書凡十三則皆憤世疾俗詞怨以怒未載太行山戲語一條謂是非不必與世人辨蓋其篇中之寓意前有自序題

咸淳戊辰小春正宋政弊極之時也

諸子辨論

雍正通志

宋戴栩撰

存愚錄一卷

千頃堂書目作存愚集誤今從四庫全書總目翰林院儲明刊本遜學齋藏影明鈔本

明張純撰之學嘗博矣而反約焉是故仰觀俯察闕究旁通有所遠覽深識劄以記之積之既久遂盈細帙鏡省繩法將於斯乎在爾既東頃先生一見是書亟稱之曰是為不落言筌超然獨詣可傳也於是其二子遂刻諸家塾以傳嗟乎學而求諸其心而已博者博此者也約者約此者也聖賢之學求諸於一而無遺俗儒之學求諸乎萬而不足此學之所以日離也今世稱學者靡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天

不淹貫究其旨趣勸說雷同能自得者或寡矣夫是之謂書肆迺張子之見則誠異是不汨精神以求諸聖外合聞見而通諸心故其書之所言雖天文地理人事物情莫不各臻至理擬議詮釋一不詭於聖人噫豈易得哉由斯博約可以會夫一矣而書曰存愚尤見其歉然而不自足充斯志也雖聖賢同歸可也嘉靖丙午冬日王叔果序夫學非徒博也必也貫乎道言非徒飾也必也濟乎義任口耳之未而雕辭繪語以為工其學也吾以為為書肆其言也吾以為為說鈴是尚奚取焉滄江先生博物洽聞究心大業暇日讀書有會於心隨札記之積而成帙開出以示果曰斯一得之愚存之以備攷爾果受讀而歎曰美哉辨而確易而臧博而知服道之脩而義之藏也是故發明聖真闡示彝則教學宜矣綜述徽言覈稽往蹟鑒戒著矣揚摧政體疏觀造化俯仰備矣以至詩詞有評典禮有考多識於品彙俗尚之微道器貫矣脫牯是問洞昭靈識何其學之貞而言之雋也昔東發黃先生沈覽載籍厥有日抄西山真文忠公讀書有記要皆紀其所自得者若劉賓客之嘉話吳宜齋之野乘龍光子之涼光錄其言瑣瑣而鮮經好事者猶競傳之以助抵掌然則是編之作掩迹三子矣其與日

經史補遺

千堂書書目宋史藝文志補

宋蔣焱撰

贅語

記聞

並見東嘉先哲錄

宋鄭伯熊撰

先哲錄錄鄭伯熊六經口義拾遺贅語若干卷皆究極本原達於事物記聞若干卷前

輩楷模及時人美惡凡涉理道者畢載

松窗百說一卷

阮元學經室外集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李季可撰

王十朋序余昔識李君於鄉里知其為博學有識君子也別數年復遇之於臨安出

所撰松窗百說以見示事多而詞簡議論一出於正如  
辨文正不傾商政諸葛孔明盡臣道有若似孔子不以  
貌雋不疑詭詞以抗眾魏武帝宣言以欺人韓退之不  
服疏黃釋寶誌妖妄仙家不壽者士自負為不幸皆大  
有益於風教前輩議論所不及也朱子京作唐史至贊  
杜牧曰牧論天下兵謂上策莫如先自治賢矣哉牧以  
一言之當見賢於宋今李君百說皆善又賢於牧一等  
矣惜乎世未有知之者紹興丁丑五月葉謙序文至  
於自得而直遂其意之所詣非自論詩文意超然甚樂  
以職事造王府時見李公談古今論詩文意超然甚樂  
直自視古人為無愧也余曰是殆自得而所處甚固者  
及觀其松窗百說信然公之學不務進取故淡然而自  
適文不迫時好故悠然而自放其辭辨其論詳使其更  
閱賢智則必度越諸子古人實云余於李公亦云紹興  
丁丑趙居廣跋士之處世懷卓絕之才王佐之器不  
幸無位其英略有所不能施設恥沒世而無所聞故託  
言以見志李君李可松窗百說是也大略以採摭經傳  
為文據正闢邪為意夫非釋疑一歸諸理余與李君相  
處談古今治亂人物賢愚故事優劣迨兵家眾藝莫不  
纖微至當又仰服其行已無所不歎息贊之而不愧云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完

尹大任跋鄉里十陶治富鄭公司馬溫公邵康節諸  
鉅人之餘風大槩已與天下異松窗乃復傑出其說簡  
而盡曲而通洞見事情有補於世前賢未之及也大任  
辱在後進喜而欽之特授工以傳且少慰回首嵩洛之  
意云紹興戊寅國朝鮑廷博跋右松窗百說一卷南  
宋紹興間永嘉李季可撰極為王公梅溪所賞以唐杜  
牧擬之同時諸賢又各題識其後行都尹大任以其有  
補世教為之梓行蓋亦一時聞人百家之緒論也然稽  
之志乘既不列其名訪之藏書家均不著於錄以故楮  
數十餘番沈葬於蠹簡敗篋中積六百年之久卒能  
不絕於世非其卓論宏議自足以不朽夫豈一二佔畢  
之士所能為之力哉然續其墜緒益衍其傳後之學者  
固當任其責也顧以傳鈔既久譌誤相承風葉滿庭掃  
除有待此在賢者或能諒之所借出之稍晚未經四  
庫全書採錄俾藏之天府垂示無窮不無珠遺滄海  
之慨爾嘉慶癸亥年經室外集松窗百說一卷摭拾  
古今實事而各為論說凡百條王十朋極稱賞之謂其  
有益風教比於唐之杜牧紹興年間尹大任為之付梓  
攷之志乘及各藏書家均未著錄書中直書所見以采  
摭經史為文條正排異為意同時如葉謙曾幾趙居廣

諸人均有題跋此從舊鈔影寫溫州經籍志此書每條皆有標目略涉考證亦偶載瑣事餘則皆評論古人辨析事理議論尙爲醇正季可事跡無攷王十朋序梅溪前後集亦不載据卷末尹大任跋季可豈中原故家避亂南遷者乎然知不足齋本卷端題永嘉李季可撰則又似非流寓者

鑑誣錄萬府志

明劉翼撰字容直號古愚

靈雪編一卷千頃堂書目

明張孚敬撰

樗散齋筆記千頃堂書目

明王湖撰

亦與堂漫錄雍正通志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明項文煥撰喬長子也

游初子筆記三卷千頃堂書目

明張鳴鸞撰

東越筆記樗菴日鈔寫本

明張鳴鸞撰溫州經籍志鳴鸞純之子也此書見周氏其書喜論心性然多涉禪宗如云一悟之後萬緣皆空一空之時萬事皆實諸幻盡滅覺心不動昭體獨立物我皆如皆虛寂之譚不若滄江存愚錄之醇篤也又案東越筆記通志及縣志經籍門皆未著錄惟府志載東越手柬注一作筆記今以周鈔筆記覈之則張書自名筆記手柬蓋別爲一書今分別著錄而附訂之

獻晉錄雍正通志

明王光經撰溫州經籍志王景濟獻晉錄書久不傳其書大旨及獻晉文義均不可攷惟府志循

吏傳稱景濟嘗以刑部郎郵刑山西豁疑辟二百三人  
疑獻當為讞錄中所紀即郵刑山西時事也然各目皆  
作獻晉今亦未敢取改

岐海瓌譚集十六卷 永嘉張氏藏手彙

明姜準撰 温州經籍志 此書前後無敘跋專紀温州一

郡宋元明三朝文獻其曰岐海者取山海經  
海內南經歐居海中郭璞注語也所錄佚文舊事凡五  
百餘條採摭頗為繁富其所引宋元古籍若永嘉譜之  
類多今未見之書至於有明一代見聞既近摭述尤詳  
惟喜譚神怪閒涉猥俗文筆冗拙亦其一疵其采自它  
書者於出處或注或否體例亦為未純然當文獻散缺  
之餘得此一編以補亡校異就一郡而言亦可謂考證  
之淵概矣

概矣

咫聞錄四卷 雍正通志 續咫聞錄 黃漢甌乘補

明邵建章撰建章字少文號青門永嘉諸生甌乘補所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三

引凡二條皆監國時兵事

玉華子 樗菴日鈔寫本

明何堅撰堅字子固魯府審理 温州經籍志 玉華子二

樗菴日鈔寥寥兩葉疑非全帙其  
書襍論陰陽五行之理未臻葦

松窗牛豹 青牛心印 慎江文徵

明梅應時撰 應時事蹟無考慎江文徵載一解集自敘  
云於身心神髓頗饒詮解疑亦揚明季心

學者

清華閣筆談 雍正通志

明項繼科撰

竹瀨新著 閩章矩



國朝周天錫撰

知齋錄記傳奇荆釵記醜詆孫汝權按汝

友梅溪劫史浩八罪汝權慙之史氏切齒故入傳

奇謬其事以汗之周天錫嘗辯其誣見竹懶新著

樗菴私紀 樗菴彙紀

並見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雙槐軒暇筆

補 駸乘

國朝鄭汝楫撰汝楫嘉慶丙戌進士平原知縣

漱芳齋危言四卷

自刊本

國朝金璋撰璋字左峩涿州知州際會子其書雜論史事

詩文參以瑣記初止二卷後廣為四卷云

武林胡珪琅圃序曰昔劉

知幾纂史通劉勰撰文心雕龍二書為千古論史譚藝之祖後人踵之遂分史評詩文話兩門分隸史部集部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三

始於宋盛於明國朝諸老亦各有著述漁洋山人撰池北偶譚釐譚獻譚藝其目凡八自史事詩文外更參以瑣記其例蓋昉諸宋人說部非漁洋所創也東甌金左峩先生深於詩學所著翠微山房稿醇而能肆矩獲不失大家使世有漁洋其人者吾知其參盤敦於蠶尾山前當無愧色又熟於史傳能貫弗二十四家言自扞偉論是編上卷為史評下卷為詩話其間瑣記逸事參以十之三四自題曰危言示謙耳窺作者之意殆在踵王氏之後塵駸駸以臻夫劉氏之闕奧歟時道光己酉中秋前五日

右襍家二

襍考 襍說

清適編

明項文蔚撰喬次子也

清通編

汲古堂續集

明戴子魯撰

何白序吾友戴子魯世居夏仙山中舊為仙人夏元鼎修真處也子魯選勝為園因

山高下襍置臺榭古木入雲清池貯月翛然霞外之致  
少與子封仲氏讀書園中博極羣籍間遇清言韻詩輒  
手札記久之成帙題曰清適編余嘗謂人必有出世之  
標超然獨立於物表然後可以語經世舉世火宅欲燄  
熾然而我靈府泊然不為彼燄所著沛然應之則何事  
不了下此則溺於紛華汨汨忘返譬彼長夏行烈日中  
渴吻生塵腸息歎絕脫若披襟長林之下蔭茂樹濯寒  
泉遡冷風寧有不洒然爽然者乎然則吾人泉石烟霞  
之趣何可一日不談也今子魯謁選北行當攜此帙俱  
往長安輪蹄喧攘之會東華輭紅塵堀堞漲天又無拳  
石勺水以沃內熱當其熱時子魯不妨授一編不待  
窺濠濮而林木之趣宛在几案大足消其洪認塵壑之  
氣則子魯贈人之寶當不啻西國青泥珠矣

玉石新編 慎江文類 甌乘補

明包厥初撰厥初字幼白

問古奇編 花萼樓集 手彙本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三

國朝周天錫撰 溫州經籍志 周樛菴問古奇編手彙一冊 前後殘缺不知全書若干冊也皆撮錄唐

宋以來評品金石書畫之語 開坵舊聞無所攷證

問古私編 問古新編 問古支編 問古別編 問古

餘編 問古逸編 並見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樛菴日鈔一冊 遜學齋藏鈔本

國朝周天錫編 溫州經籍志 樛菴日鈔手彙一冊皆集錄 今所存者王祚昌大衍圖卦變馬一騰心識源流圖 說何堅玉華子張鳴鸞東越筆記王祚昌園史釋玄覺 證道歌釋時蔚參禪警語清涼唐無著禪師傳馬一騰 阿彌陀經禪咏無名氏永嘉合谿戴氏祭規菰田戴氏 宗譜凡例張純張氏族約凡十二種多罕觀之 帙惟於各書原文開有刪節首尾不全具耳

永嘉叢書花夢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牛毛集 蠶尾集林大椿陳春堤傳

國朝陳舜咨撰舜咨拔貢博採羣書雋語為此集

右襟家三襟纂襟編

晉史屬辭三卷直齋書錄解題

宋戴迅撰迅字簡之一字幾仲與兄述俱以文學稱直

齋書錄解題用蒙求體以類晉事元祐癸酉歲也溫州

志戴文子浣川集處州通判戴君墓誌銘臨江教授與公會祖中散大夫迅為伯仲訂經諷史文辭大振中散蓋簡之所積之階然其歷官終無可攷明文淵閣書目載戴遜晉史屬辭一部一冊闕則此書明時尙存迅作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三

遜形聲相近而誤

經史事統正齋文集

宋潘朝卿撰陳傅良承事郎潘公墓誌銘公學不但為舉子業會撮古今為書號經史事統然試

有司輒不利子雷煥乾道壬辰進士遇慶典累封承事郎致仕

事物提綱萬麻府志

明劉南金撰

右類書

禪宗永嘉集一卷崇文總目鄭樵通志新唐書宋史藝文志釋傳燈注本釋鎮澄注本

唐釋彥覺撰慶州刺史魏靜編次魏靜敘聞夫慧門廣

路遙登跡晦名言之表悲夫能仁示現應化無方闕妙典於三乘暢真詮於八部所以發揮至蹟懸梵景於昏

衛光闡大猷泛禪波於欲浪是以金棺拚耀玉毫收彩  
孤標靈鷲之英獨負成麟之業者其唯大師歟大師俗  
姓戴氏永嘉人也少挺生知學不加思幼則遊心三藏  
長則通志大乘三業精勤偏安禪觀境智俱寂定慧雙  
融遂使塵靜昏衢波澄玄海心珠道種瑩七淨以交輝  
戒月悲華耿三空而列耀加復霜松潔操水月虛襟布  
衣蔬食忘身為法愍傷識物物斯安觀念相續心心  
靡間始終抗節金石方凡同聖則不起滅定而秉護  
表理契寰中曲已推人三吳碩學輻輳禪階入表高  
四儀名重當時道扇方親承接足恨未盡於方寸俄  
人風趨理窟靜往因薄隔永慨玄眸積翳忽喪金錘  
赴京畿自爾已來幽明遽隔永慨玄眸積翳忽喪金錘  
欲海洪濤逝沈智機遺文尚在龕室寂寥嗚呼哀哉痛  
纏心腑所嗟一方眼滅七衆何依德音無聞遠增悽感  
大師在生凡所宣紀總有十篇集為一卷度同歸郢悟  
者得意忘言耳今畧紀斯文多有謬誤用俟明哲非者  
正之温州經籍志永嘉集一卷在釋藏後字函內卷  
首題唐慎水沙門玄覺著書凡十篇第九篇前增婺州  
浦陽縣佐谿山朗禪師書唐藝文志及通志藝文畧載  
作十卷此書一篇不過千名不能析為十卷歐鄭兩書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三

當係傳寫之誤通志以永嘉集與一宿覺師禪宗集並收蓋誤分為二書

永嘉和尚證道歌一卷

通志釋藏本

唐釋玄覺撰靈運注葉適宿覺菴記玄覺師歌詩數十  
煩自立證解深而易達淺不可測明悟勇決不累於生  
死蓋人傑也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庚集證道歌一卷  
釋彥琪注乃推闡禪理為曹溪宗温州經籍志案無  
相太師證道歌藏本無注宋藝文志有僧原白注證道  
歌一卷今未見傳本

永嘉和尚語錄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

唐釋玄覺撰

一宿覺傳一卷

崇文總目通志宋史藝文志

唐釋玄覺撰

揚億無相大師行狀温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卅歲出家徧探三藏

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溪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推旒繞祖三匝祖曰未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入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何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祖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翌日下山迴溫江學者輻輳號真覺大師著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靜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為永嘉集及證道歌一首並盛行於世温州經籍志一宿覺傳崇文總目鄭氏通志並不著撰人宋藝文志題釋予覺撰今未見傳本其書似記無相平生事蹟者或出傳法沙門所述不必果出無相手也

止觀義例 法華十妙不二門科節並見雍正通志

吳越釋義寂撰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三

扶宗集五卷雍正通志

宋釋繼忠撰

輔贊記三卷 義例隨釋六卷並見乾隆府志

宋釋處元撰二書俱發明荆溪宗旨

宗記百篇水心文集文獻通考萬厯府志宗作宋誤

宋鮑楚撰楚字份甫號菴川迪功郎歷寧德興化尉父

瀟字清卿喜禪學而楚繼之古今宗說蔓衍數百千卷

橫豎案上高下點勘曰某語墮某末圓所造詣人莫測

也見水心集葉適叙佛學田可至能自為宗其說蔓肆數千萬言永嘉鮑楚刪擇要語定著百篇

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為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其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

棄舊書不用即已為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察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余不得而知也己之果為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為學倒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以為己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絕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為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為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草野倨侮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己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為大感歎余嘗問堊儒之強者愠弱者眩皆莫之曉子以何道知之又為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舍煩哉堊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為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余聞而愈悲夫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矣悟

釋省初五門禪一卷雍正通志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三

元釋省初撰

夢菴語錄稽古續集

明釋慧照撰舊志照作昭誤

圓覺懺法 心經義語並見乾隆府志

明釋受紹撰

心識源流圖說稊菴日鈔寫本

明馬一騰撰自敘蓋有一物而總聖凡之關貫世出世來訶斥識心為生死本旨寂滅性為涅槃門遂依傍語言實以為識外有性性外有識欲抒識海以見性源此其意雖主於剿絕而顛覆斷滅之病實陰受之而不自知噫人無識心則頑冥癡暗比於木石何能冥通圓應超六凡而躋四聖乎不知識此一點靈明就其為萬法之體則曰性為一身之主則曰心能分別一切則曰識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三

因有分別而繫焉則曰念馳焉則曰想溺焉則曰情圖  
 度焉則曰意分別實无分別而假之以為用則曰智猶  
 之數尺之帛舒之則為中縮之則為結若因識心之變  
 遂欲泯絕之不能出其體而得其用何異於見帛之結  
 而別求巾之用也此依傍之過也永嘉云分別亦非意  
 一語道破識性性識之機學人能就識心窮其源委則  
 於作聖作凡以至聖中之聖凡中之凡俱如幻師於種  
 種幻事若作若止若諸變異目中之一所俱如幻師於種  
 然名實未虧祈向自惑昧四聖之真腳跟駭六凡之假  
 面目何能出入生死以自利利人乎余入室弟子若而  
 人俱於蒲團上打破陰魔區宇余猶慮其細惑未除能  
 了性而不能了識能作聖而不能作凡失吾永嘉分別  
 非意宗旨故重作圖說以諦訣之若生死關頭悟之圖  
 表則如耽源祕而傳之如仰山笑而焚之亦可慎勿輕  
 示非人自取按圖之謂云天啟王戌春三月何白馬  
 居士墓銘師諱一騰字僧摩自號怡怡道人慧業文心  
 俱稱第一早受戒於天合無盡法師辨材絕世隨機說  
 法前後所著心識源流圖說從上諸老未嘗拈出門人  
 林可任召入翰林乃以今上保舉功令請師勉出及入  
 都門都門人士以及海內諸名儒往者日益眾觀面酬

釋乘

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金剛經淺解

國朝陳遇春撰

右釋家

歸正議九卷郡齋讀書志

宋林靈素撰駁佛書中非道家者

濟度金書目錄一卷道藏本

宋林靈素撰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濟度金書目錄一卷林靈素編温州經籍志案道藏目錄

此書後載靈寶領教濟度金書三百二十卷皆符錄科儀之類此其目也趙與峕寶退錄引耿延禧所作林靈素傳云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離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濟度金書疑即所修諸家醮儀也

上清靈寶濟渡大成全書四十卷天一閣書目

宋林靈素撰周思得重脩此書道藏未收疑即濟渡金書之節本也

老子解一卷萬麻府志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三

宋謝守灝撰

混元聖紀九卷止齋文集作老子實錄永心文集作混元

太上混元實錄今從道藏目錄詳注

宋謝守灝撰陳傅良老子實錄序懷英嘗為舉子知推

尊孔氏者尊老子於是為書若干卷自開闢以來凡老

子名迹變化及其遺事言散見於百家撫拾詮次無遺

謂之實錄嗚呼何其專且博也則誠有功於道者儒者

箠仕即不得專志於書雖專志於書往往不暇崎嶇及

世次年月也或有暇及此又不敢不務差擇則拘於六

經而不得騁故吾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夫人推

尊之顧未有如懷英此書者向使懷英幸卒舊業不去

為道士則此書將為孔氏作其有功何如哉雖然昔太

史公嘗作孔子世家蓋有志於此矣說者反曰夫子之

道與天地相為無窮且必與戰國若漢封君較久長者

則世家似不宜作孔子之子孫輯所遠聞作家語孔叢

子二三書儒者亦弗甚稱道至續羊樞矢稍欲以夸大



聖人又或以語神怪不取也然則使懷英幸卒舊學不  
 去為道士將為書尊孔氏則庶以六經斷百氏必不得  
 騁其博如此余是以嘆息於懷英其不幸而不得自託  
 於孔子也夫其亦幸而得自託於老子也夫故因以為  
 序云懷英姓謝氏名守灝永嘉人余同舍生也稷鑰  
 跋謝觀妙混元實錄云道家者流出於老氏而支分派  
 別去本寢疏道藏子書雜取百家士之有聞於世者多  
 以拜章役鬼煉氣燒金為能此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  
 又遠矣觀妙本儒生學道於皇甫清虛蓋知尊老子者  
 博極書傳蒼粹成編窮搜約取自號實錄且言凡十六  
 變之說事迹隱晦其餘閒見紀傳不載時代者不述與  
 夫放光見端示夢傳言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  
 復載庶幾傳世不誣然青羊白衛之靈迹瓊臺玉局之  
 奇祥此類尚多果皆實歟嘗誦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  
 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必有遠亦非必無信如斯  
 言安知其非實也葉適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世儒固病老子之徒矜大老氏今謝懷英此書矜大尤  
 甚欲自使其徒尊誦之可爾懷英故為士人將以示其  
 為士者則可乎余觀司馬遷老子傳言孔子歎服老子  
 隱而著書莫知所終言老子二百歲又以太史儋即老  
 子又言老子子孫至漢有仕宦者蓋其隱顯不常變化  
 難名自周以來記之矣何必道士也天地定位也人物  
 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狎而齊也  
 此世論也人之為天地之為人統氣御形而謂之  
 道者非世論也學者存之而已張守初太上混元實  
 錄序道之立教先天地為之始而後天地不知其終也  
 其始於太上世惟傳黃帝時號廣成子帝嘗往問道崆  
 峒山後乃鑄鼎成丹而上升矣及考之傳記見之他書  
 皆曰生於殷為周柱下史後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  
 太史謂二百餘年時稱隱君子益曰聘孔子至周嘗問  
 禮焉周衰去而之秦過函谷關關令尹喜候氣而迎之  
 強為著書乃述道德上下篇以傳世云按氏族之書或  
 謂周時李乾娶於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伯陽又謂  
 李氏出高陽氏子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氏為理氏其  
 後李徵妻挈和氏逃罪於紂食木子得全遂改曰李又  
 謂李靈飛得道妻尹氏生老子諱弘元字曜靈或曰伯  
 陽或曰老萊子或曰太史儋其說非一若黃帝之先自  
 二皇開闢之初已有之而相傳歷代應化神變動百千  
 劫而不息是實錄之作也其必有考焉夫神之無方可  
 先後可有無其視千百載猶一息故不可以形測以跡

求也是故以不可言謂之道以無名觀天地之始以無  
欲觀其妙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以不爭不盜而  
使民無知無欲此周衰將以厚俗拯化以還乎素朴而  
已矣使當是時俗流化薄而復訓以有名有欲有爲有  
言之道又焉知乎曲所以全枉所以直窪所以盈弊所  
以新也哉以是乃鎮之以無名之朴不知孰爲道孰爲  
仁義則復古矣故其言行於秦虐之餘漢興以清靜濟  
之猶水之解炎也此先黃老而後六經也乎蓋以一時  
之尚而言之其謂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  
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良有以焉後之君天下者代師  
而用之見之其緒餘者祕之爲天經洞錄發之爲靈書  
隱訣修之於身可以登真躡景施之於人可以濟世利  
物是乃兼乎內聖外王之道焉若拘夫鴻生碩士之說  
一以莊列若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因雜之申韓  
刑名之流直有不可者也矧甚則以浮誕空寂病之乎  
然實錄之所紀載詳備若此豈得一出於私所尊大以  
取惑於世而能傳之之久若是哉今皇上以天授仁聖  
自有寰宇首著道德上下篇是資以清靜之治矣吾道  
之幸孰有加焉洪武十五年設道錄司吾山曹君希鳴  
實職焉希鳴以道行誠篤日承寵光度越前代是豈非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聖

民國二十四年補刻

有以贊清靜無爲之化而然哉暇日考訂是錄壽梓以  
廣其傳屬敘其端顧某忝竊是懼豈容述其首然而  
神化玄通之道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於斯見矣謹  
爲之序 道藏目錄詳注混元聖紀卷一之九宋觀復  
大師高士謝守灝編論太上老君乃道之宗祖三才之  
根本隨方設教歷劫爲師隱顯有無罔得而測如是垂  
世立教應現之迹昭昭然若日月其可無紀述乎高士  
謝君備考仙鑑總仙傳猶龍傳列仙諸傳編成八百二  
十章名曰  
混元聖紀

太上老君年譜要略

道藏本

宋謝守灝撰

道藏目錄詳注太上老君年譜要略永嘉

通玄天師起以至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

太上老君金書內序

道藏本

宋謝守灝撰

道藏目錄詳注太上老君金書內序與要略二篇同卷

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三卷道藏本

宋謝守灝撰道藏目錄詳注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三卷

三皇師中三皇師下三皇師五帝師從開闢至虞舜間

為師不絕經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四百餘年老君嘗命

宛委山之神立夷使者受禹玉書編得

治水之迹登位統天之道述紀斯篇也

陰符經講義四卷千頃堂書目作陰符經注二卷今

宋夏元鼎撰道藏目錄詳注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一之

陽四庫全書總目是編以丹法釋陰符之旨卷末附

內外三關圖日月聖功圖奇器萬象圖三教歸一圖先

天後天圖上下鵲橋圖七十二候圖五行生成圖各繫

以說案漢志道家神仙家截然兩派陰符三百八十四

字本李筌自撰而自注之筌注不言爐火則為道家之

言而非神仙家言可知後人注筌之書乃不用筌之自

注郢書燕說始類鑿空然參同契不言易陳搏引以言

易遂自為一家陰符經不言丹此書引以言丹亦遂自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聖

為一家遞相傳授而不能廢故今於陰符一書錄六家

之注以存其初義復錄此書以備其旁支所謂從同同

也其餘衍此兩派者則不更錄焉二氏之書姑存崖略

而已不必一一窮其說也是書前有寶慶二年樓昉序

稱元鼎少從永嘉諸老遊好觀陰符未盡解後遇至人

悟真篇講義七卷萬厓府志今從道藏目錄詳注千頃堂書目

宋夏元鼎撰真德秀跋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百

予閒中雖頗涉獵然未能識其妙處雲峯夏宗禹自東

嘉來遊幔亭示余所謂悟真講義章剖句析讀之使人

益指悟真篇講義跋也西山文集有此文此誤

渙然無疑顧方掩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咨叩以盡其妙然聞君之為人材智磊落蓋嘗入山東幕府奉檄走燕齊開功名之志銳甚年未五十遽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羨門為海山汗漫遊其太蚤計矣予頃聞道家言學仙至難唯大忠大孝不埃脩鍊而得其說渺茫荒忽未易測知然使天上真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為之非可倖而致也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世將有不吾置者勉為明時植立功業報國榮家忠孝兩盡然後從君鼻祖夏黃公戲橋中邀商山無不可者若又有陰符講義諸書留茂潛樓賜叔已為之序引故不復云

崔公入藥鏡解

千頃堂書目 萬麻府志

宋夏元鼎撰

劉克莊跋夏元鼎悟真篇陰符經入藥鏡注云真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為僊惟秦之

祖龍及漢劉季至今在地下為某官其說以為僊者多自俠殺永不得僊余讀而深悲焉然傳記所述僊者多自俠士劍客中來世言鍾離公亦故將豈度世輕舉乃恍惚烈丈夫之事非婉孌兒女子所能辦哉余以真誥之言推之天道惡殺好殺者違天違天者不祥李廣殺降終身不侯欲侯不可況欲僊乎永嘉夏君元鼎頃事賈制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子部

望

置涉宣勞於山東河北既而棄官學道觀其所注三書皆遁世之學也深於道矣余獨問君向在兵間曾殺人否非疑君之殺也懼害君之僊也君歷舉某事某事皆談笑脫人於死者使世無仙則已有仙非君其誰為之及與君抵掌論兵頗右武安君間語楚臺畔寇又欲盡侈之而後已噫是猶有用世之心也昧者疑其合於兵法而離於僊道矣惟余知君非果於遁世者方今三邊宿師四郊多壘國家物色豪傑引濟艱難君不得已出而用世必不肯坑趙卒必不肯盡侈山東人然後大藥可成三書可傳矣

金丹直指一卷

道藏本天閣書目

宋周無所撰無所事蹟舊府縣志無考道藏目錄詳無所注十六頌皆重玄密語天一閣書目無所序云余著金丹十六頌直言性命之奧故以直指言余自幼學時與世異好慕道既切訪師益廣溘祐王寅年遇赤城林君自然以丹法授余又拉余往拜其師李真人片言之間盡得金火返還之要余迺遍走叢林請益諸老  
聞宗陽碧虛方先生得紫陽張真人之傳已酉仲春

挾直指訪之足始跨門心已相照益自信直指所言不妄

陰符經注

道德經注

雍正通志天泌山房集作道德經合易解

明王嘉春撰

李維楨題王逸士像册東嘉王涵虛道人絕意婚宦專精老易滅動心不滅照心疑

空心不疑住心行年七十有奇朱顏鬢髮雙瞳炯然望而知其為神仙中人余嘗讀其易粹編道德經合易解與之上下論議悉其生平貞白淮南鴻寶之訣太乙遁甲之書九章麻象之術太口素問之方靡不精詣

參同契注

悟真篇注

維教正論

並見雍正通志

明王嘉春撰

乾隆府志王涵虛潛心老易遍游五嶽禁足武當注道德經李本寧為之序尋復著

太極圖說易粹篇注參同契悟真篇陰符經維教正論道德經注板散逸永嘉令韓則愈補而梓之

右道家

